

读书和读诗

虹影

我家里每个角落都有书，加上意大利家里的，有几万册。

搬家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，其他东西可以扔，但书不能扔，通常是我到哪里书到哪里。早在鲁迅文学院读的书，在复旦上学时读的书，跟着我到了英国，到了意大利。有的书打包托运，但像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《老残游记》还有海明威的书，我都随身带着走。

我读书比较杂，什么都看，别人推荐的我会看，与写作有关的我会看，关于种植技术的我看，疾病的书，吃喝的书我都看。外国文学书籍可能多于中国文学的。《黑镜头》一套我全有，《简·爱》《红与黑》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这些书都给了女儿。还有《纳尼亚传奇》的第一个版本，已经磨损了，我重新修复后给女儿看。

我读书有一个习惯，会反复阅读。英文版《情人》我读得最多了，《红楼梦》我也读了N遍，尤瑟纳尔的《东方奇观》读了很多遍，博尔赫斯的书每隔一年就会读一遍，这些书也比之前读给我更多的精神营养。福克纳的书读过几年就不喜欢了。村上春树的书越读越喜欢。重新读《山海经》，深受启发。

读书必须读完才对得起它。以前我有一个特殊才能，看书过目不忘，尤其对数字，天赋很好，我看一本很厚的小说，几乎能背下它所有的对话。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都不会记错，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，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本书里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。阅读笔记我做得很少。

我记住的，不仅是书里的故事，也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。《老人与海》的内页有翻译家的签字。这个签字其实是送给我以前的男朋友，男朋友又送给我的。翻开这本书时，当时的情境就又出现了。一本书，一个作家，有许多记忆。我读格林的小说，喜爱傅惟慈的译本，准确精美。有一天看到他去世的消息，心中难过。他曾经多次穿过一个大公园，从他儿子家走到我家来聊书，他的博学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我看书先看最开始，然后看最后，接下来才是看中间部分。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，但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快速发现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书，是一条捷径。

至于读诗，我首先看那些字，排列组合正好进到我的心里，我便心动。

读李商隐的诗我立刻伤感，眼泪掉下来。我读诗，这是第一步。如果这首诗不错，我会去了解这个诗人的背景，想弄清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诗，这是第二步。

第三步，经常在很不高兴，或者遇到棘手的事时，某首诗的某一句跳入心里，于是重新把那诗翻找出来，再读一遍，让它很深深地进入心里。再联想到这个诗人的一生，他或她在爱情方面的问题，当年有怎么样的奇遇，怎样度过最艰难的时刻，这时就想，我早晚会死，眼前的一切值得我如此对待吗？

我相信，最后，你会面对一切，承受一切，让生活继续。

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诗人。这四步读诗的方式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有用。但有些人不是这样，他看到一首诗就开始写诗，只是为了写诗而写诗，从来不读别人的诗歌，这样的诗人永远无法进步。

我的朋友老曹，本是渭南城郊的普通农民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深夜，他在看西瓜的地上眼望星空突发奇想，他要告别闰土的日子，他要到西安城里去过活。

老曹在家排行老三，高中毕业，这在当时的村里也算是高学历了。那个年代，电影《人生》的热映，几乎让每个年轻人都热血沸腾。要改变命运，要跳农门，就得奋斗。看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看着哥哥姐姐们要谈婚论嫁，这让老曹很是忧心忡忡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壮着胆子给在西安城里当一小干部的姨父写了一封信，言明他不想在农村看西瓜了，他要进城打工，只要能挣到钱，什么累活他都可以接受。很快，姨父就回信了，在西安给老曹安排了个合同工。老曹心情自然很激动，他拿着信去跟父母商量。老曹的父亲看着一米九的儿子，说你快二十了，到外面闯闯也好，多少挣点也能给家贴补一下。可是，当妈的就不同了。老曹妈看着一脸稚气的三儿子，说，俺娃出去，妈不放心，西安

那么，万一受人欺负可咋办？你先出去试试，行，就干，不行就回来，妈不能让俺娃受委屈。老曹听着妈的话，噙着眼泪说，妈您放心，您的三娃不在西安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！

我是在西安故乡润土酒店的餐厅里听老曹讲他的故事的。谁没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名篇《故乡》，小说里有个人物就叫闰土，只是小说中的闰土的“闰”没有偏旁三点水。朋友说，酒店老板很喜欢文学，对作家很崇拜，他很想交你这个朋友。

老曹和我都是六十年代末生人，在八十年代，我们都属于“农青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许多农村青年开始大量涌入城市，构成了新一代没有户籍的城市人。这次人口流动，比上一次城里知青到农村的数量要增加几十倍。其产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变革至今令人无法想象。我没具体问老曹的户口是否转成城镇户口。我是1988年完成农转非的。在这之前，我在农场的畜牧单位做合同工，后来到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。记得我转户口的第一天，就到派出所办理了单立户，也就是从我父母的户口本分离出来。这样，就可以到煤场多买400斤煤球。而且，每月可以领到粮票和油票，甚至可以到煤气站申请煤气



绿柳莺啼（中国画） 龚晓馨

那么，万一受人欺负可咋办？你先出去试试，行，就干，不行就回来，妈不能让俺娃受委屈。老曹听着妈的话，噙着眼泪说，妈您放心，您的三娃不在西安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！

我是在西安故乡润土酒店的餐厅里听老曹讲他的故事的。谁没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名篇《故乡》，小说里有个人物就叫闰土，只是小说中的闰土的“闰”没有偏旁三点水。朋友说，酒店老板很喜欢文学，对作家很崇拜，他很想交你这个朋友。

老曹和我都是六十年代末生人，在八十年代，我们都属于“农青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许多农村青年开始大量涌入城市，构成了新一代没有户籍的城市人。这次人口流动，比上一次城里知青到农村的数量要增加几十倍。其产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变革至今令人无法想象。我没具体问老曹的户口是否转成城镇户口。我是1988年完成农转非的。在这之前，我在农场的畜牧单位做合同工，后来到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。记得我转户口的第一天，就到派出所办理了单立户，也就是从我父母的户口本分离出来。这样，就可以到煤场多买400斤煤球。而且，每月可以领到粮票和油票，甚至可以到煤气站申请煤气

伏天吟

王养浩

烟花何时而，
险情昼夜排。
狂风暴雨起，
铜墙铁壁在。
汝欲逞凶坏，
我等缚魔怪。
鏖战消散去，
回首笑开怀。

二
救护车声揪人心，
酷暑伏天显危情。
白衣战士无昼夜，
黎民百姓有福星。



黑水汹涌抒豪情，
白山巍峨绘美景。
神州处处尽胜地，
脚健行稳传佳音。

三

书怀建军节，
情系英雄结。
剑劈敌军胆，
士抛一腔血。
西方风狂野，
台海浪遮月。
三军实战忙，
万众安乐夜。

户口本上的闰土

红孩

本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城镇户口对一个农家子弟那可是天大的诱惑！

对于我由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，我们全家人自然都十分喜悦。几年以后，我由农场调到城里刚创刊的一家报社，母亲就有点担心，她说，那工作有谱儿吗？我告诉母亲，你儿子去的是报社，当记者，很多人想都不敢想，比当乡长还风光哪。母亲又担心地问，那户口也迁进城里吗？我说，户口还在家，这叫离土不离乡。母亲听罢连声说，这就好。这就好哩！

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自我哥哥生病后，母亲内心对哥哥实在不想指望什么了。后来哥哥去世，她便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，以致我自己在通州城里买房、单位分房，始终没有把户口从村里迁走。

老曹到西安做过合同工，也曾办过食品厂，后来从事城中村的开发改造。他还办了故乡润土酒店，之所以起了这么文学的店名，自然源于他对鲁迅作品的喜爱。老曹说，他虽然上学不多，但对鲁迅、冰心的作品印象深刻。当读到鲁迅先生的《故乡》，看到那个少年英武成年卑微的闰土时，他总是不由联想

到自己。

老曹是闰土，又不是闰土。鲁迅先生于1921年发表《故乡》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。在这百年变迁中，昔日的闰土已经长大了，像老曹这样新型的闰土告别了乡村，来到城市打工，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，甚至，他们的闰土二代已经成为博士、硕士，他们把目光放到了国外，要建立放光润土连锁酒店。我相信，无数身在异乡的国人，当他们看到故乡润土四个字时，一定

有归心似箭的感觉。何谓故乡？即有家的地方，那个家是与父母联系在一起的。

在西安，老曹不算什么大企业家，但以他的经历、贡献、人脉，把他的渭南农村户口变成西安城镇户口并不是一件难事。在一次城中村改造中，当地领导希望他顺便把老家的户口迁过来。这样的想法，他爱人也提出过多次。当老曹硬着头皮回家跟母亲说时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哭了，说，三娃呀，你非要把户口迁到西安，莫不是你不想管妈了吧？老曹本



想跟母亲解释，说他们在西安也要有个完整的家，家的完整首先要体现在户口本上。如果一家人在一起居住，但户口不在一起，好像这个家就不完整。但天性执拗的母亲，她也要有自己的家，这个家就是在户口本上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看着老娘祈求的目光，老曹横下一条心表态道：只要您在，我这户口就永远在渭南市临渭区蔺店镇程曹村。

老曹把他的身份证掏给我看，那上边的地址正如他所说。2020年，老曹的父母先后去世，一位96岁，一位86岁，应该是高寿了。我问老曹，你现在还经常回村里吗？老曹说，但凡村里有事，不管是亲属还是街坊，只要有时间，他一定会回去。只是每次回到自己家，面对父母曾经住过的房子，他的腿都会打软。这个房子，毕竟留着他太多温暖的记忆。假如时间可以倒流，回到曾经的闰土时代，他依然热爱她。



说起来夏先生的辈分是妈妈和姨娘们的叔叔，可实在更像大哥，他是爱玩的，也是爱闹的。

夏天的晚饭后，我们有时会一起坐在夏家庭院里。正中花坛上，小叶黄杨树投下一个深沉的剪影。石子地面上，南边紧挨着厨房有一畦花儿，凤仙花在，夜来香也在，隐约透着颜色和香气。

啪嗒啪嗒地挥着蒲扇，夏先生说：“我来给你们猜个谜，看哪一个先猜出来！”

大人小孩都来了神，不由得直起身子，把个竹椅子摇出嘎吱声，好像椅子们也催促着：预备了，预备！

话说两个画家，是某地的画坛双杰，其中一个周姓画家被人赞得惯了、腻了，想比出个高低来，不再你好我好一样地好，就跑到那另一个陈姓画家跟前说，我俩比比试试如何！对方沉吟一番，捻着胡须点头：也好。

二人定下日子，某月某日某时，陶然居二楼不见不散！

光阴似箭，一眨眼工夫，日子已到。这一日午后，陶然居二楼鸦雀无声，却坐满书画界的达人。那约比赛的说，承蒙陈兄应战，各位捧场，时辰已到，我先献丑。就请陈兄来揭幕吧。

陈画家对着周画家作一个揖，又对着众人作一个揖，便稳步走过去，揭开帷幕。姹紫嫣红的牡丹扑面而来，好一个国色天香。众人叹道，好，好，好！你看那牡丹不单花朵，就连叶片也在风中各自摇曳。周画家微微一笑：谬赞，谬赞。便走向那陈画家的作品，刚要抬手，突然又放下了手臂，连说：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！

我们认真真听着，完全沉在故事里，三虎牌蚊香在架子上剩半圈，夏先生突然切断了故事。“嗯，谜语就是，这迎战的画家到底画了什么！哎，画了什么，他都没揭开，哎，是个什么！”

夏先生得意地扇着蒲扇，啪嗒，啪嗒。

是个什么呢，明明都没揭开，怎么看得见的呢，大家七嘴八舌，说不出是什么。我不知往哪里去想。

“就是这个！”五姨突然喊了半句！

“咦，什么就是这个！”夏先生说。

“就是这个！”“哪个？”好像是被夏先生的追问鼓励了，五姨半步半步地探了路，终于把后半截也吐出来：“就是这个以假乱真的‘帷幕’！”

“小五聪明！小五聪明！”

其他大人小孩哦了一下，不热烈，更好像讪讪的，昏暗的夜色还好遮住了自己的脸红。三虎牌蚊香最后一个红点从蚊香的铁皮架上跳开，一条蚊香灰跟着彻底地坍塌下去。

四十多年过去。不知故事出自何处，画帷幕的画家，果真有吗？无法排除疑惑，似乎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这对决的结果突出了逼真，逼真距绘画的妙处还是有距离，我已没法找到任何隐秘的通道钻进这则故事里，去做任何修正了。

这遥远夏夜里的动静，包括夜来香和蚊香，还有我们的，无需一丁半点的修改。

他问，牛肉面可以吗？我说好。他转头向服务员，两碗红烧牛肉面，一碗面条少放一点；一份香肠，加蒜片；一碟黑白切。黑白切是台湾风味的小菜。“黑白”有随意的意思，内容包括卤豆腐、海带、脆肠、卤蛋，配上蘸料，相当有滋味。

他坐在桌对面，蓝色竖条纹衬衫，经典品牌牛仔裤，跑鞋，笑容儒雅，鬓角花白。距离他离开台湾地区赴美求学，已过去四十多年。他一路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半导体专业的博士，毕业后进入鼎鼎大名的贝尔实验室。他至今怀念实验室宽松、随性的研究环境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年轻人，通宵达旦讨论科学问题。其中好几个名字，多年后再次听到，是在诺贝尔奖名单上。

40岁那年，贝尔实验室给了他一个提前退休的机会。他进入全球首屈一指的半导体加工企业。数年后辞职，放弃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，跟随一位老大哥，来到上海。

窗外狂风暴雨，台风“烟花”正步步逼近。他太忙了，每天电话连电话，会议接会议，到夜里才有时间回复邮件。约采访时间，排来排去，定在一个台风天。

他望着窗外，忽然笑起来，当年就在这

里，市领导对老大哥说，看中哪块地，随便挑。其实哪块都一样，全是一望无际的农田。从打桩开始，一砖一瓦，建起中国最先进的芯片产线。

创业的艰辛不用多说。有一天他工作到夜里，突然想吃一碗面，抑制不住地想。食堂师傅下班了，附近找不到一家饭店。几个同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陆家嘴，听说陆家嘴热闹一点儿。那时是冬天，风很大，九点

一碗面

路明

多，所有的店都打烊了。他一家家去敲门，问人家，能不能做一碗面吃。总算有个老板，大概是看他可怜，用剩下的食材给他下了一碗面。那面条在水里泡了太久，筷子一夹就断了。

他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，战后被派去接收日本人在台湾的造纸厂，阴差阳错，留在海峡那一边。打小，他从一道道家常菜，从父母的叹息中品咂出乡愁。少年心底埋下一颗种子。兜兜转转多年，种子破土发芽。

芯片战争，看不见的硝烟弹雨。每一个

关键技术指标，往小了说，决定企业的成败；往大了讲，关乎“中国制造”的根基。老大哥离任后，他出任CEO，一步步把企业带出困境，又稳扎稳打，在业界赢得了口碑。等他六十岁，决定退休之时，这家创立不到二十年的芯片制造商，已成为国内半导体行业的顶梁柱。退休的一大原因，是母亲年事已高。那几年，他陪着母亲去了很多地方，特意地，把当年流亡学生的路线重走了一遍。从番禺老家到桂林，再到贵阳，很多地方他第一次来，却仿佛熟悉已久。从小到大，听说了千千万万遍。

他如今的身份，是临港新片区一家硅片生产企业的CEO，负责我国第一条300mm半导体大硅片产业化项目。受邀再次出山，是雄心未泯，也是责无旁贷。当机遇与挑战降临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扔回繁重的事务中。我说，还是工作有意思啊？他笑了，那当然。吃完面，下午采访继续。面店到咖啡馆有一百多米，风很大，他干脆收了伞，对我做了个“跟上”的手势，迎着瓢泼大雨，奔跑起来。

十日谈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责编：吴南瑶

复旦才女成了“扁豆姑娘”，请看明日本栏。